

世界经典 探案故事



T Shi Jie Jing Dian
Tan an gu shi

集

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著
[法]嘉斯东·勒鲁著

水晶瓶塞
黄室奇案

伏彦 > 编译
小丽 > 编译

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勇气 + 神奇 + 惊险 + 离奇即将与酷爱历险的人一起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中國社會出版社

改編 伏彥

原著 莫里斯·勒布朗〔法〕

水晶瓶塞

探案故事·集

内 容 简 介

巴拿马运河丑闻爆发之后，运河总经理在临死前的遗嘱中，声明要将这次事件中受贿的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名单公布于众。可这份名单却被恶棍德伯莱克得了去。从此他开始了一系列的敲诈勒索活动，由一名身无分文的乞丐，被警察追捕的歹徒一跃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，并爬上了国会议员的宝座。

许多人都怀着不同的目的四处寻找这份名单，狡猾的德伯莱克却把名单藏在了一个特制的水晶瓶塞中。

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角逐，亚森·罗平等人终于从德伯莱克的手中夺取了这份名单，并用它挽救了一个无辜者的生命。

目 录

水晶瓶塞

- 被 捕 (1)
九减八剩一 (14)
奇怪的女人 (24)
“27人”名单 (43)
寻找议员 (71)
情侣塔楼 (83)
追踪“猎物” (93)
水晶瓶塞 (104)
洛林十字 (112)
最后的斗争 (124)

黄室奇案

- 离奇的“黄室”凶杀案 (145)
橡林深处 (161)
预审法官的讯问 (182)
凶手是怎样逃出“黄室”的 (196)

目 录

围 捕·····	(213)
楼道奇迹·····	(231)
埋 伏·····	(236)
难以置信的尸体·····	(254)
鲁勒达毕依一鸣惊人·····	(265)
斯坦格森小姐的隐秘·····	(286)

被 捕

九月底的一个夜晚，昂吉安赌场对面的湖边上，两只小船在防波堤旁摇荡着。天空中，几颗小星星在云缝中闪烁，浓雾笼罩着江面，只有赌场里的灯火依旧辉煌。

亚森·罗平吸着烟，从一座小亭子里走出来，然后向堤尽头张望着喊道：

“格罗戈纳尔，勒巴鲁，你们在吗？”

“在，老板。”随着回声，每条船上都钻出了一个人。

“你们做好准备，我去接吉尔贝和沃什莱的汽车。”

说完，亚森·罗平穿过花园，围着一座正在修建的房子转了一圈，然后轻轻打开临带子大街的大门。一会儿，从大街的拐弯处射来了一道汽车灯光，紧接着，一辆很大的敞篷车在花园门口停下，两个穿大衣、戴舌帽的男人从车里跳了出来。

这就是吉尔贝和沃什莱。吉尔贝大约 20 岁左右，动作敏捷有力，长了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。而沃什莱却脸色发青，一脸病容。他比吉尔贝矮些，留着一头灰头发。

“喂，议员呢？”罗平问道。

“我们亲眼看见他乘 7 点 40 开往巴黎的火车走了，老板。情况跟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一样。”吉尔贝回答，“现在我们已经成为这座玛丽——特莱丝别墅的主人了。”

罗平点了点头，他看到司机还呆在方向盘前不动，就说：

“伙计，车在这里会惹人注意的。你九点半再把车开来装东西——如果行动不落空的话，请记住九点半，要准时。”

“你怕行动落空？”吉尔贝问罗平。

“当然了。”罗平边和这两个伙伴朝湖边走，边说道：“不是由我亲手策划的行动，我只对之抱有一半的信心。”

“可是老板，我已经跟您干了三年，我已经学会怎样干了！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你已经入门了，可正因为这样，我才担心……来，上船吧！沃什莱，你上那只船……好了，划船吧，孩子们……声音尽量小些。”

格罗戈纳尔和勒巴鲁小心地把船划向对岸。

一路上，除了碰到一对在船上互相拥抱的男女，再就是一条载着一群声嘶力竭的青年人的船，此外再没遇到过其他船和人。

“告诉我，吉尔贝，”罗平走近吉尔贝问道：“这个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？是你，还是沃什莱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们俩一起商量了好几个星期。”

“我是不放心沃什莱这个卑鄙的下流坯子……”

“噢！老板！……”

“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甩掉他……这个危险的家伙肯定干了很多坏事！”

吉尔贝听了他的话没再说什么。一会儿，他又问：

“你是亲眼看见德伯莱克议员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板，他要赶到剧院去赴一个约会。”

“很好。不过，他的仆人呢？”

“他把女厨子给辞掉了，那个贴身仆人列奥纳尔正在巴黎等着他，不到夜里一点钟他们是不会回来的。不过……不过就怕议员改变主意，突然回来。所以，还是在一小时内尽量干完吧！”

“这些情报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的？”

“是今天早晨，老板。我和沃什莱得到这些情报立刻觉得时机来了，我选择这座正在修建的房子前面的花园为出发点，那所房子夜里没人看守。我还通知了伙伴们，叫他们把船划来，然后打电话给您。”

“是不是前面那座庭院的别墅？”

“是的，老板，它叫玛丽——特莱丝别墅，它和另外两个别墅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住了。而且我有台阶上那扇门的钥匙，咱们有足够的时间搬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干吧，老板。”

“太轻而易举的事情对我毫无吸引力。”罗平咕哝着说。

小船划到一个小湖弯处，那里有几级台阶通向岸边，石阶上有一个屋檐遮盖着，罗平决定把船停在这里，以便家具装船时方便。

“瞧，别墅里有人！……看，那灯光！”罗平突然说道。

“那是盏煤气灯，老板。瞧，那灯光是不动的！”

罗平听后似乎松了口气，然后留下格罗戈纳尔在船上看守。勒巴鲁和另一个划桨的到临带子大街的栅栏旁去放哨，他带上这两个伙伴在夜幕的掩护下爬向别墅的台阶下面。

吉尔贝先走到门口，打开门锁，然后把门推开一条缝，三个人走了进去。

前厅里放着一盏点燃的煤气灯。

“老板，您瞧……”吉尔贝说道。

“不错，不过……”罗平小声说：“我总觉得刚才的灯光不是从那射出来的。”

“那会从哪射出的呢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……或许是从放家具的大厅里？”

“不，”吉尔贝毫不顾忌地大声叫道，“议员非常谨慎，把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在二楼的卧室或卧室旁的房间里了。”

“那楼梯在哪，”

“在右边，那块帘子的后面。”

罗平走过去掀开帘子。忽然，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扇门打开了，从里面伸出一个脸色灰白，两只小眼睛充满了恐惧的脑袋。

“来人啊！救命！抓凶手！”那个人没命地喊道，然后急忙向隔壁的房间逃去。

“是那个仆人，列奥纳尔！”吉尔贝叫道。

“妈的，他来找麻烦，我就干掉他！”沃什莱凶狠地骂道。

“安静点，沃什莱！”罗平边说边向仆人追去。

他穿过一间亮着灯的餐厅，在餐具室里追上列奥纳尔，他正在拼命地打开窗子。

“别动，你这个蠢货！”

列奥纳尔见罗平追了上来，就拿出手枪，罗平一见赶紧卧倒。紧接着三声枪响，可列奥纳尔却突然摇晃了起来。原来罗平抓住了他的双脚，夺过他的手枪，而且掐住了他的脖子。

“沃什莱，把这个粗野的家伙捆起来！”罗平喊道：“差点让这个家伙把我干掉了……”

“再不会有危险了，老板。”吉尔贝说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快点干吧！你能保证没人听见枪声？”罗平边说边向沃什莱挥了下手。“把那盏灯拿到楼上去，吉尔贝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收集的情报没法让我放心！”

“老板，我也没料到他会改变主意回来吃饭的呀！”

“你在行动之前，必须料到这一切！”

当罗平看到二楼的家具，怒气才有所平息。

“噢，这里的东西虽然不多，倒很不错。这位议员先生很有鉴赏力……瞧！四把奥地松扶手椅……还有这幅弗拉高纳尔的壁画……我相信一个美国百万富翁会一下子买下来的。……吉尔贝，你们俩快把这些装走！”

很快那些贵重的家具就把第一只船装满了。他们先让格罗戈纳尔和勒巴鲁先把船划走，然后再搬到汽车上去。

当罗平再回到前厅时，他听到餐具室好像有人说话，当他走进时，看到列奥纳尔被捆住手脚，颤抖地说道：

“救命啊！……他们要杀我……快报告警察局！……”

“你在咕哝什么？你这个疯子，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嘴堵上？”

罗平说完又回到二楼动手干起来。这一次，他在柜橱里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，不拿走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沃什莱和吉尔贝寻找得更仔细，所以用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。

“够了！”罗平最后有些不耐烦，“别为几件破烂耽搁了我们的大事，汽车还在等着我们呢，我要上船了！”

他们刚走到湖边，吉尔贝忽然拉住罗平。

“老板，再给我们五分钟，我们要回去一趟……”

“干什么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“老板，我们还要找一件圣物……一件很不错的东西……我们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，我想到餐具室里再找

找，那儿里有个上了锁的食橱……”

吉尔贝说到这儿，沃什莱也跟了上来。

“好吧！只给你们十分钟，过了十分钟我就走了。”罗平冲他们喊道。

可十分钟过去了，他俩没有回来，罗平还在等着，心里想着这两个人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得很奇怪，他们既形影不离又互相监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
罗平在这种无名的忧虑驱使下又走向那座房子。刚走到半路，昂吉安那边有声音向这边传来，而且越来越近。罗平马上吹了声口哨，想穿过栅栏去看看大街上的情况。忽然房中传出了一声枪响和一阵痛苦的吼叫声，他赶紧跑向餐厅。

只见吉尔贝和沃什莱正互相叫骂着扭成一团。吉尔贝已经把对手打倒在地，夺过一件东西。罗平没看清是什么，沃什莱肩上的伤口正流着血，已经晕了过去。

“吉尔贝，你干吗把他打伤？”罗平很生气。

“不是我，是列奥纳尔挣脱了绳子，用手枪把他打伤的。”

“这个坏蛋！他在哪儿？”

罗平拿着煤气灯冲进餐具室，只见那个仆人脖子上插着一把匕首，脸色灰白地倒在血泊之中。

“天呐！”罗平忙走过去检查了一下，然后喃喃地说，“他死了！”

“是沃什莱……”吉尔贝颤抖地说道，“他……他用匕首刺的……”

“你也是个混蛋！你在这里，竟让他杀人！你们不知道我最不希望见到血吗？流血！流血！还不如把我杀了！”罗平粗暴地摇晃着吉尔贝的肩膀，“沃什莱到底是为什么杀

人？”

“沃什莱想在他身上找食橱的钥匙，可沃什莱刚走到他的身边，发现他的两手已经挣脱了绳子……沃什莱一害怕就捅了他一刀。”

“那枪声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列奥纳尔在临死前……用尽全力开的枪……”

“你们找到那件圣物了吗？”

“找到了。”

“是你从他那夺的那件东西吗？……到底是个什么小东西？……快回答！……”

罗平从吉尔贝那沉默而坚定的神色中得出一个结论：他是不会告诉自己的，于是罗平愤愤地叫道：

“我会叫你讲出实话的，我发誓，但现在帮帮我，把沃什莱抬到船上去……”

他们刚走到沃什莱身旁，忽然听到一种声音，像是从餐具室里发出的……是一个人在说话，很低、很奇怪的声音，时高、时低、时快、时慢，话语不清，字句断断续续。

罗平觉得头上在冒汗，吉尔贝站在原地抖成了一团。这种神秘的声音简直像从坟墓里发出来的。

“把灯弄亮点，”罗平叫道。然后他拿着灯颤抖着走近那具尸体，但尸体一动不动，那张流血的嘴也不动一下。

“老板，我害怕。”吉尔贝结结巴巴地说。

罗平抓起尸体，把它推开，忽然笑起来。

“果然如此……”

原来，在尸体下面有一个电话筒，电线一直连向高处的一架电话机上。

罗平把话筒放到耳边。很快，那里又传出了混乱的喊叫

声：

“喂，请回答……你还在吗？……太可怕了，肯定是被杀死了……喂，如果你还在那里，你要勇敢些！……我们马上救援你……警察和宪兵马上就到……”

“他妈的！”罗平骂了一句。他明白了，原来是在他们搬东西时，因为绳子捆得不紧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大概用牙咬下了话筒，然后放在地上向昂吉安总机呼救。

警察已经来了，罗平听到了花园里一阵嘈杂声。

“快跑！……警察来了！……”他边喊边向餐厅外面跑。

“别扔下我！”沃什莱这时从惊恐中清醒过来，乞求道，“老板，别扔下我不管啊！”

尽管情况危急，罗平还是停下来和吉尔贝去扶他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随着一阵敲门声，前厅的门开了。罗平跑到门前一看，许多人把房子包围了，正在往里面冲，看来他们是没办法冲出警察的包围了。

罗平马上关上门，上了闩。

“完了……他们把咱给包围了……”吉尔贝喃喃地说。

“住口！别出声！”

罗平说完这句话，自己也一动不动，他非常沉着地思考着，所有关于这件事情的材料现在一下子涌入他的脑海之中，他必须纵观一切才能采取把握十足的决策。

过了一会儿，罗平听到警察开始敲门、撬锁。

“跟我来。”罗平对伙伴说道。

他轻轻地推开大厅的一扇窗子，外面的人出出进进，想从这里逃跑是不可能的了。可令吉尔贝不解的是罗平突然使尽力气大声叫喊道：“快来帮忙！我抓住他们啦！……他们在这边！”

喊完这些，他又拿起手枪朝树上打了两枪，然后又跑到沃什莱身边，用他的血涂了自己满脸。接下来，他猛地抓住吉尔贝的肩膀，把他推倒在地。

“亏您想得到这个主意，老板！”

“听我的！只有我自由了，才能为你们做担保！”

警察听到叫喊声音，一阵骚动。

“快来帮忙啊！我把他们抓到了！”

罗平喊完，又小声对吉尔贝说：

“你好好想想吧！……是不是有什么信让我转达……”

吉尔贝一时弄不清罗平的意图，愤怒地挣扎着。沃什莱比较有经验，他的伤势迫使他放弃了一切逃跑的念头。

“傻瓜！你还是听老板的吧！……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他逃脱虎口！……”沃什莱虚弱地说。

罗平突然想起他们抢过并藏在衣袋里的东西，现在他也要从吉尔贝身上抢过来。

“这绝对不行！”吉尔贝拼命地挣脱。

罗平又把他打倒在地。这时，有两个警察出现在窗口。吉尔贝马上松开手把东西塞给罗平，罗平还没看一眼是什么就把它塞进口袋。

“拿去吧，老板……我以后会向你解释的……”

罗平则想说什么，两个警察已经进来，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宪兵。

吉尔贝被牢牢地捆了起来，罗平这才站起来。

“这个家伙可费了我不少劲，把他捆紧了！”罗平说：“这个，让我给打伤了……”

警察局长看了一眼沃什莱，就问罗平：

“你看见那个仆人了吗？是不是被他们杀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罗平答道。

“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“天呐！我是听到凶杀的消息后和你们一起从昂吉安赶来的呀！可你们是从左边抄过来的，而我是从右边，正赶上这两个强盗想从这儿跳窗逃跑，我就向这个开了一枪。他指了指沃什莱，然后抓住了他这个同伙。”

人们亲眼看到这位满身是血的英雄同强盗搏斗的场面，所以谁又能怀疑他呢？再说附近的居民一听警察的嘈杂声都跑进别墅来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谁也顾不上判清罗平的那套话是真是假。

当警察局长发现了那具仆人的尸体以后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命令不准放任何人进来，随后就察看出事现场。

沃什莱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警察，而吉尔贝声称在律师到来之前他拒绝开口。当警察指控他犯有凶杀罪时，他却大声地指控是沃什莱干的，沃什莱却说吉尔贝是凶手。他们叫喊着，把警察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。

一个警察提醒局长，可以让那个先生来作证。可等警察去找那位先生时，他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有人说他在台阶上点烟，刚才还请一群宪兵抽烟，然后就一个人向湖边走去，说什么时候需要他，就叫他一声。

有个宪兵向湖边跑去，一看那位先生已经登上一条小船，拼命地划着桨。

“快抓住他！”局长恍然大悟，“……他们是同伙，向他开枪！”

当他带着警察们跑到岸边时，那位先生已划出一百多米，黑暗中他挥动着帽子向他们致意。

局长马上领人跳上附近拴的一条小船，然后命令士兵监

视湖岸，一旦逃亡者上岸立即逮捕，说完，便带着两个警察向罗平逃跑的方向追去。

人们借着朦胧的月光，发现逃亡者正打算穿过湖面，向圣——格拉蒂安村划去。

由于警察局长所在的小船很轻，人又多，所以不到十分钟就把他们和逃犯的距离缩短了一半。

“没问题，我们可以阻止他上岸。”局长说道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他们之间的距离迅速地缩短，似乎逃亡者已经觉得无法逃脱，因此也没了逃跑的劲头。最后警察们的船离那只小船只有一百米了。

“快停下。”局长喝道。

船上只有一个隐约可见的身影蜷缩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船桨也顺水飘着。这种情景让人想到匪徒很可能要孤注一掷，甚至在等着警察动手之前，来个鱼死网破。

“快投降吧！”局长喊道。

四周一片黑暗，警察们仿佛看到船上的匪徒做了一个威胁的动作，连忙都卧倒。

“总不能等着挨打吧！”局长咕哝道。“把枪准备好！”

“快投降吧！否则可要开枪了！”

敌人仍然一动不动。

“快投降！……我现在数五个数，再不投降，就开枪了……一……二……”

五个数数完，警察们就开了枪，并且奋力划桨冲过去，很快靠近了小船。

局长警惕地监视前船上那个黑影的每个动作，并警告道：

“你要动一动，我就打碎你的脑袋！”

敌人仍然一动不动，两名警察马上跳上小船，这下局长明白了，船上根本没有人！敌人早游泳逃走了，船上只留下了一堆偷来的家具，上面放了一件衣服和一顶帽子，这就是他们看到的黑影。

警察们还是划着火柴，仔细地察看了敌人留下的东西，帽子上没有任何标记，衣袋里也没证件和钱包。不过人们还是找到了对此案有重大影响的名片——亚森·罗平的名片。

当警察拖着那条截获的船只返回时，亚森·罗平已经逃离了宪兵们的视线，不慌不忙地在他两小时前登船的地方上岸了。

格罗戈纳尔和勒巴鲁正在那里等着他，他把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，便上了汽车。他裹了件皮大衣坐在议员的家具中间，吩咐司机抄小路把车一直开到奈伊他准备放家具的地方。然后把司机留在那里，自己一个人乘出租车回到巴黎，在圣—菲利浦—杜—鲁尔附近下了车。

在离那不远的玛蒂翁街上，他有一间可单独出入的夹层套房。这间套房除了吉尔贝，其他同伙都不知道。

罗平回到家里，换了衣服，擦干身上，顿时觉得轻松许多。尽管他身体健壮，可刚才还是把他冻坏了，然后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，这是他的习惯。直到现在他才看清吉尔贝在最后一分钟塞到他手里的东西。

这件东西令罗平惊愕不已，原来“圣品”只是一只瓶塞，一个放在酒瓶上的瓶塞，和普通瓶塞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这块多面晶体的玻璃有一半是镀金的。

“难道他们就为这个而大打出手？还杀死了仆人，难道他俩就为了这个瓶塞不惜浪费宝贵的时间，甘心为之坐牢、受审，甚至上断头台？”